

# 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研究計畫

## 「歷史記憶：新史學觀點之歷史教材設計」讀書會

### 第四次會議紀錄

時間：民國 102 年 5 月 31 日（星期五）18:00~21:30

地點：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 6 樓 604 會議室

主席：甄曉蘭教授（臺師大教育系）

出席人員：甄曉蘭、陳麗華、林慈淑、王雅玄、宋明娟、何思暉、王立心、  
詹美華、彭致翎、李涵鈺、屠德銘

紀錄：廖苑君

一、主題：歷史記憶

二、研讀篇章

1. Hacking, I. (1996). Memory Sciences, Memory Politics. In P. Antze & M. Lambek. (Eds.), *Tense Past: Cultural Essays in Trauma and Memory* (pp. 67-88). London & New York: Routledge.
2. Megill, A. (1998). History, Memory, Identity. *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*, 11(3), 37-62.
3. Olick, J. K. & Robbins, J. (1998). Social Memory Studies: From “Collective Memory” 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. *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*, 24, 105-140.

三、導讀內容：詳見導讀稿

四、回應與討論

（第一篇討論）

屠德銘→

我的工作是牧師，重複講解聖經。而猶太人將歷史一代傳一代重複地去讀，後代的人並未參加摩西帶領出埃及的歷史，這些是祖先的記憶，但並非只是個人的記憶，是集體記憶。又如小學同學會時，同學見面聊到當事人都不記得的趣事，可見遺忘也是值得探討的議題。

甄曉蘭→

如果沒有遺忘可能就沒有 memory politics，原本讀書會規畫是希望透過這篇來反

思 memory politics。遺忘並不只是個人的，也是集體的，太多因素會造成遺忘，但爲什麼要記得呢？歷史記憶要記得哪些？要遺忘哪些？或被強迫遺忘？例如：族群，平埔族、原住民是遺忘的，但也不是隔好幾代，而是第二代後就遺忘。環境或其他因素會造成遺忘、改變意識。

**王雅玄**→

例如：外省人第二代也想要遺忘，但有的沒有遺忘。

**甄曉蘭**→

可見這背後有 politics。

**陳麗華**→

社會氛圍有政治的壓抑，還有洗腦，洗腦是把有的記憶洗掉，再給新的記憶。

**王雅玄**→

歷史教科書就是這樣做的。

**屠德銘**→

過去教科書是部編的，統一大家的共同記憶。

**陳麗華**→

要研究遺忘的記憶，就必須 recall（喚回）遺忘的記憶，但怎麼知道喚回的記憶是真是假？這是否也成爲另一種洗腦？本文提到科學方法，但究竟是什麼方法？撒奇萊雅族目前是原住民第十四族，爲區分自己與阿美族的不同，創造自己的祭典、儀式、圖騰，但有許多人懷疑這些透過訪問耆老而拼湊出來的結果，因爲耆老們可能被其他族群同化，訪談得到的資訊是原本撒奇萊雅族的嗎？還是重新建構的？

**王雅玄**→

之前參加南華大學研討會，有人談到撒奇萊雅族爲了成立，建構原本不存在的圖騰、服飾、舞蹈、歌曲等。

**何思暕**→

在撒奇萊雅族消失之前，這些是曾經存在，但族人並不記得，是想像後再去還原。

**甄曉蘭**→

這讓我想方法，考證、資料的蒐集。

**林慈淑→**

不只考證，也有人稱隱密的記憶，記憶並不是完全沒有了、空了，forgetting 不是說都沒了，是被壓入、隱蔽、埋藏的，再透過各種資料來源互證、交錯對照而找出來。雖然言談中不提，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回憶都不會想到某些部份，但不代表腦中完全沒有，這需要藉方法論、科學方法的研究做出來，將族群集體的、一代傳一代的記憶起來

**甄曉蘭→**

我的母親九十幾歲，剛做過的事情忘記，應該是當下發生的事情還在處理中，但記得較多以前的，這很奇妙。

**王雅玄→**

Ribot 發現退化的定律，從現在的先忘記、心智倒退，現在的記憶消失，過去一大部分的記憶忽然還原，這是不是意味著過去被壓抑的還原過來？是不是因為這樣，這篇文章用 Ribot 的方法來研究遺忘、提取遺忘記憶的方法。為什麼退化的定律可以作為研究遺忘的方法？

**何思暉→**

因為他不再儲存，就像電腦一樣，儲存容量是固定的，需要清掉一些原來儲存的部分，以容納新的。當我們在建構集體記憶時，也在建構集體遺忘。

**陳麗華→**

為什麼要研究遺忘？拼湊出來的遺忘有多少是真的？多少是假的？多少是 recall 的？多少是記憶建築術造成的？又有多少是洗腦？

**林慈淑→**

我導讀的文章中談到，要承認記憶的不確定性，目前的心理分析都將病人的記憶當成過去的記憶，這是有風險的。我們必須要承認，即使是已知的背後，總是存在其他未知。

**陳麗華→**

歷史學要建構的基礎需要能夠被檢證的、有證據的，如果要重構遺忘掉的部分來作為歷史的基礎，也難怪有人會反對。

（第二篇討論）

**林慈淑→**

本文也提到歷史是擬科學、類科學，應強調社會科學所需的證據、符合論述的一

貫性、有效度。

**甄曉蘭→**

從剛剛報告的內容敘事研究的反思，教育領域重視 life history、本身的經驗、教師的 self-study，透過敘事經驗的回顧來架構，而這篇文章提供一些反思。

**林慈淑→**

訪問教師時，假定教師所講的為真，並不代表真正狀況及過去，但很多人以此拼湊、整合、建構一個圖像來代表所要探究的現象，這是危險的。不能假定一個人的經驗、記憶是我們所要探討的現象、歷史。

**陳麗華→**

談到「記得現在，思考過去」，記憶是經過現在的篩子所篩過的過去，個人或集體的記憶皆然。同一件事在不同時間點回顧，會產生不同的意義，甚至加油添醋、刪除痛苦的部份，也會說過去幼年所受的苦是現在的祝福、磨練現在的自己，但靠近幼年的當下可能會生氣、怨恨。所以，記憶是當下的篩子篩過的過去。

**林慈淑→**

但是，若是現在很痛苦，就會誇大當時的痛苦。

**陳麗華→**

這就看自己是否超越，若一直沒超越就會造成 disorder、創傷，這部分是個人。而集體也是如此，過去的事件對我們當前的意義是什麼？這就是當前的篩子所篩過的了。

**林慈淑→**

這篇文章可說是警示，告訴我們記憶雖重要，但不能隨意等同於答案，文中才會說我們記得的是現在，所談的過去已經經過思考的轉換、理性選擇、替代過後形成記憶。

**陳麗華→**

若牽涉到認同，又有另一種說法。先回到小時候受苦的部分，但又如何呢？現在的認同已經篩過、轉換過的，現在這個認同對我是有意義的、形成我的認同。

**林慈淑→**

篩過的部分才是有意義的，是加強現在自我認同。也就是認同在先，記憶在後，你看你是什麼樣的人，就會找過去相對應的記憶來強化。所以如果現在很慘，過去痛苦的記憶就被誇大。記憶並不是那麼簡單，是先有自我認同，再用記憶來強

化自我認定

**陳麗華**→

有時候認同是流動、會轉變的，重新 recall、經過篩子篩過之後，認同也會轉變。

**王雅玄**→

認同至少可以研究，記憶似乎無法研究。

**林慈淑**→

也並非不能研究，以歷史來講，像納粹屠殺是可以研究的，有口訪資料、當事人、當事人的後代等其他資料可以檢證，有不同的記憶者。記憶並非 pure（單純）。

**王雅玄**→

記憶經過詮釋、不真實，我們會說歷史不等於記憶，是因為記憶不等於事實。

**甄曉蘭**→

搖擺不定的認同中，記憶會被活化、被視為真實，而這樣的論述也潛藏 politics。歷史教材的處理、書寫都是在處理 identity（認同）。

**林慈淑**→

其中有 power（權力）在拉扯。

**王雅玄**→

抵制遺忘，為什麼要研究遺忘？因為遺忘的東西可能是重要的，對上位者、掌權者是不利的，要彰顯後殖民主體性時要抵制遺忘。

**楊國揚**→

現在的教科書，例如：228 事件，是不是很多片段記憶的總和，不見得等於歷史，但現在似乎在強化這些，成為集體的歷史，對 228 事件的認知就是如此，如果有另一個聲音、說法，可能不會被採認或被認為是虛構。這也在處理教科書爭議上遇到困難。

另一個問題是中華文化的主體性，這究竟是認同先於歷史，或從事實上卻非如此？目前的認知是，臺灣建構在中華文化的歷史下，那歷史的事實是否如此？先框出要認同的部分，再找尋證據、論述來強化認同，這也成為處理教科書爭議的兩難。質疑課本的說法或許事實不正確，會被認為是在挑戰已建構的史觀，而非論證事實的正確性。未來要尋求共識、拋棄預設的立場，要建構共同的價值實在有很大的困難。

例如：有位抗日戰爭的將軍是國共內戰的犧牲者，要為他建牌坊，對臺灣來講他

是烈士、英雄，但對中國共產黨而言卻不然。未來要處理兩岸間價值觀的衝突，要如何處理？哪些是要遺忘的、再建構等都需要思考。

**何思謙**→

建構什麼樣的認同？

**陳麗華**→

認同是流動的，當權者主導認同是什麼。但在民主社會中，當權者主導，公民也可以反抗，民主社會應該是協商。如果有人要寫中國文化教材的史觀是可以的，但要編入教科書，需要是事實、當前思維為基礎，若沒有的話，應該要接受審查。

**甄曉蘭**→

但還是可以被操弄。

**林慈淑**→

當權者主導，用歷史、記憶來加強認同。多方權力競逐。

**楊國揚**→

很困惑的是，不同的執政者，對同樣的歷史有不同的詮釋，要怎麼去超越？

**陳麗華**→

若是過度極端，公民是會反抗的。

**林慈淑**→

可是也有公民會贊同，就是少數與多數之爭。

**楊國揚**→

多數者的聲音常常很難被表達出來。

**林慈淑**→

這是無解的，無法取得最後的共識。我們能做的是不要讓一個聲音獨大，容許其他的聲音存在。

**甄曉蘭**→

共構臺灣史的部分，不一定要找國外，應該在臺灣內部先共構。

**林慈淑**→

跟國外說不定反而比較容易。

**楊國揚→**

建構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臺灣史共同版本。

**陳麗華→**

還是思考要以民族主義為基礎，否則掌權者為何要與其他人共構？

**楊國揚→**

在學術上，地位高的知識份子確實也會有這樣的思維，也會認為權力在手就擁有詮釋歷史權力。哪天換人掌權，就換人詮釋。但對我們來講，歷史不應該是這樣架構的，政黨輪替頻繁，我們到底要接受怎麼樣的歷史？

**甄曉蘭→**

如果民主、公民社會夠成熟應該不會有這樣的問題，中間需經過不斷對話、辯證來修訂。

**林慈淑→**

但以臺灣的情況來說，除民主、公民成熟的問題之外，還涉及政治問題，不是妥協或學術上可以爭辯的問題，處理上相當困難。

**楊國揚→**

當談到認同本土時，過去的歷史教材有些部分慢慢消失、份量愈來愈少，如：抗戰，漸漸就被遺忘掉，也因此中國大陸會質疑臺灣在建構一個屬於臺灣的歷史，臺灣也有人會覺得某些作為是在作去中國化、去臺灣化的歷史。這似乎是無解的問題。

**陳麗華→**

教科書還算是小的戰場，更大的戰場在流行文化、媒體，影響更大、更深遠。

（第三篇討論）

**林慈淑→**

透過記憶要去形塑的是什麼？設立偉人紀念碑等方式，一定有想要形塑的對象、形塑的認同，所以國家認同要先存在，或是當權者想要透過記憶去鞏固不穩定、有危機的認同。在塑造記憶之前，先要有某種意識或認同，不可能是完全空的。

**宋明娟→**

這篇文章也許是站在被教導的角度來說；林老師的說法應該是在編寫歷史的角度

而言，先有某些觀點，再去蒐集訊息。如果我們要教學生什麼樣的認同，應該要有些故事、對過去的解釋，讓學生形成認同。所以，傳達者與接收者不同的角度會有所不同。

**陳麗華→**

認同是動態的。遺跡、遺址必須以國家的旨趣來形塑，帶有認同、意圖去建構。

**宋明娟→**

也有可能是要被保留或被剷除。

**陳麗華→**

例如：景美的人權博物館，原本是以監牢方式呈現，但政黨輪替後，改用嘉年華般的方式，用另外的旨趣去詮釋，對於曾經被關在那邊的人，有被冒犯的感覺。所以，遺跡、遺址的處理是記憶的對象，也牽涉政治性。

**甄曉蘭→**

遺跡、遺址的原來樣貌與建造的紀念碑、紀念博物館還是不太一樣的，建造紀念碑有比較多的佈置、擺設、添加、強化，似乎有操弄 not to forget、to remember what 的目的。像 228 紀念日時的致詞無法讓每個人的滿意、有很多爭辯，因為寫致詞會被詮釋、篩選，有被納入、排除的問題，這些部分比較複雜。紀念館會納入或排除什麼又是另一層面的運作和決定。德國保留被轟炸過的教堂，旁邊又蓋一個小教堂，兩者感覺不大一樣，但沒說太多。

**陳麗華→**

讓遺址說話。

**林慈淑→**

但遺址也不完全是自己說話，是誰讓遺址被保留下來，為何保留這個，不保留那個？甚至消除、加強裝飾，背後仍有什麼在運作。

**甄曉蘭→**

還有事誰決定什麼形式來紀念。

**陳麗華→**

這篇文章提到，當建造紀念館、紀念碑時就將記憶擱置一邊，是不是說就用紀念館、紀念碑取代記憶，真正的記憶可能不見？

**林慈淑→**

放棄舊的記憶的意義。

**王雅玄→**

放棄我們有義務要去記憶的這件事，放到博物館去。就像我買了一本書，沒有看就放到書架上。

**甄曉蘭→**

猶太家庭吃完飯後會回溯歷史，有點像是要記憶，透過儀式來 recall。

**林慈淑→**

在某些特定節日都要回溯他們的歷史。與其說是 repeat，不如說是 reconstruct，因為每個人在重述時，不會像是錄音機一模一樣重複，而是會隨著事件對個人的意義不同而變，不僅是重述而已。雖然不同族群都作同一種儀式，但事實上是在重建的，意義是不一樣的，如：國慶閱兵，現在的意義與戒嚴時期已有所不同。這部分研究屬於人類學。

**王雅玄→**

年輕一代看的儀式與過去的意義不同，這樣是不是放棄記憶了？本文的題目是集體記憶到記憶的實踐，記憶的實踐都在談建紀念碑、博物館，但實事上實踐後卻沒有記憶，最大的危機是商品化，建博物館本身就是商品化、媒體數位化等也就是記憶的危機，記憶實踐反而摧毀原來記憶。

**陳麗華→**

記憶的工具取代記憶。

**林慈淑→**

本文與 Allen Megill 之文不一樣，這裡將記憶視為自由的，本身有對抗物質、有主體性的自由，當以物質、具體功能性來看，自由、自發的記憶就會被沖刷掉。再者，要 counter（反抗）主流的、官方的記憶沒有了，所以本文的記憶與前面文章的記憶有不同的意義。

**陳麗華→**

這篇文章的社會記憶、集體記憶有不同的意涵嗎？

**宋明娟→**

集體記憶是關注整體的過去，談到社會記憶的實踐，則包括各種具體、抽象能引起傳遞記憶的部分，像是認同，在什麼情境下會形成什麼樣的認同、爭議。

**李涵鈺→**

記憶的改變和不變這部分很有啟發。

**詹美華→**

第 4.5 頁談到社會記憶的過程，這樣看來，認同要先有架構，認同過程是爭論不斷的，可改變與不可改變的部分是時間考驗的結果，社會記憶的建構就是這樣的循環。過去單一認同、爭論少到目前後現代、多元、爭論多，整個社會記憶的循環，未來要何去何從、發展成什麼樣的模式？

**王雅玄→**

就個人來講，因為科技、虛擬、後現代多元等資訊能同時探索到不同歷史記憶的實踐，能獲得多元認同。我認識一位義大利人，他認同自己是中國人，將頭髮染黑，讀中國神話、書籍，穿著中國服飾等方式來實踐，甚至住在海南島、開餐館，認同→提供記憶→形塑認同，可見人的認同是流動。

**甄曉蘭→**

但是不是有中國人並不接受他是中國人？認同是一鄉情願嗎？還是有其他條件？

**林慈淑→**

以 Allen Megill 來說，他要強調自己與中國的聯結、相似經驗，以證明自己是中國人，做文化認同，這些連結就是記憶。社會學處理歷史記憶，從接收者的角度來談集體記憶被塑造，而記憶也是對抗主流歷史重要的部分，如：愛爾蘭反抗軍會保留國家已消除的歷史事件。本文與 Allen Megill 不同，相對於國家主流歷史而言，個人記憶是珍貴的，保有某些在國家統一歷史中看不到的記憶。

**李涵鈺→**

第二篇文章中，民眾、庶民的記憶可以當作歷史嗎？

**林慈淑→**

根據第二篇，庶民記憶是歷史的眾多素材之一，不等於歷史本身。第三篇的歷史是已經被利用的，如：教科書、國家有意塑造的歷史，而歷史學應有層次更高、更客觀的歷史，去平衡被利用的公共歷史。教科書中、歷史熱潮的景點參觀等，將景點當做歷史並不正確，景點、遺跡是建構歷史的素材，必須將多方素材檢證、分析等方法才會得到歷史學的歷史。

**宋明娟→**

學門的差異，歷史學家緊抓著求真的本質。本篇的觀點是談到被操弄的部分，以

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是不同的。

**林慈淑**→

很難求真，只能趨近真。歷史學家需抗衡，歷史有兩種，一種是被利用的過去、公共的過去，一種是理性的過去，歷史學家要以理性的過去去平衡被操弄得過去，歷史學存在是要抗衡意識型態操弄的歷史，要建構理性的過去。

散會

21:30